

第十三回 辭月老春園計會 懇冰人繡戶佳期

詩曰：

伐柯從來有，冰言自古通。
雙星天闕彩，一葉御溝紅。
合巹緣偏美，佳期羨少翁。
蘭房留夜月，繡戶笑春風。
碧殿青娥妒，瑤池仙子同。
絲蘿完夙願，伉儷得寬胸。

話說道人已知王雲情重初緣，便向王雲道：“老道與君有緣，所以盡言。但是姻緣顛倒，終有成就。”王雲道：“據真人所言，英、夢二女還在世不成？”道人道：“君且寬心，夙姻無改。”遂取靈丹一粒，說道：“此藥服之即愈。”說罷飄然而去。這道人就是雲龍真人，來點醒王雲的迷情。王雲見真人出去，急聲相留，已不見了。萬鶴聽得王雲叫喚，急忙進來問道：“兄為何叫喚？道人哪裏去了？”王雲道：“道人方纔出去，我留他，故此聲高。長兄不曾見麼？”萬鶴道：“這也奇了，弟與眾人在外，何曾見道人出來？乃兄之福，必是神仙下降，醫兄之恙。”王雲心中暗喜，將丹藥付與萬鶴，依方調治，王雲服下，真個是仙丹，不一時，身輕體健，即日就起床。萬鶴等眾人各各歡悅。王雲自此病體已痊，想著真人的言語，說二女還在，安心等待不題。

卻說楊凌已知王雲病痊，想去說親，卻無合式之人，想了一會道：“有了，王雲的同年錢祿，煩他去甚好。”遂叫家人去請，家人領命而去。少頃，錢祿請到楊府，與楊凌見禮坐下，打一躬道：“老師呼喚門生，有何台諭？”楊凌道：“老夫請賢契來，非為別事。聞得王賢契尚還未娶，老夫年近六旬，祇生二女，雖然不稱名姝，也還少有才貌，欲煩賢契到王賢契那裏作伐，或長或次，或許雙棲，亦可使得，悉聽王賢契相擇。”錢祿聞言，皺著眉道：“承老師一片婆心見愛於王年兄，但王年兄向年曾聘過雙妻，因遭難流落，至今全無消息，前日之恙亦為此起，曾有許多人來，俱是說親的，王年兄竟一概辭絕。門生此行，亦恐不妥。”楊凌道：“由他允與不允，賢契代老夫走一遭。”錢祿道：“門生敢不如命！”遂別了楊凌，竟到王府來。門役傳報，王雲迎入，敘禮坐下。王雲

道：“前日承兄顧臨，多有簡褻。今日降臨，有何見諭？”錢祿道：“年兄請猜一猜，看弟因何事而至。”王雲道：“年兄不過為朝事。”錢祿道：“非也。”王雲又道：“莫非為朋友吹荐？”錢祿道：“亦不然。”王雲道：“莫非說分上？”錢祿道：“更加不是。兄猜的都不是。”王雲笑道：“這就難猜，到不如請兄明言了罷。”錢祿道：“弟此來與兄作伐。”王雲驚道：“兄豈不知弟之意？”錢祿道：“弟與兄已曾委曲回過，他必定要我來與兄說。”王雲問道：“是哪一家鄉宦，兄實對弟說。”錢祿道：“是別人還可，偏偏是楊老師。他有二女，頗有才貌，任兄擇一，或得雙棲。此乃天下之奇遇，人間之美事。兄所遇吳小姐杳無音信，豈可常守？不如成就這段姻緣，一則全其師生之誼，二來長兄完訖終身大事。雖然小弟敢致一言，亦要兄自己裁酌。”王雲道：“雖是師生，終難從命。況前日真人所言還在，小弟豈肯陷作不義，望長兄與弟委曲辭之。”錢祿見王雲諄諄不允，遂辭別王雲到楊府。楊凌迎進坐下，問道：“賢契作伐如何？”錢祿將王雲的言語細呈了一遍，楊凌大怒道：“王雲小畜生如此可惡，他以為官高品極，不將我這窮老師看在眼目中，這樣推三阻口，少不得有一日撞在我手裏！”錢祿道：“老師暫息雷霆之怒。奈王年兄雖登仕途，畢竟年幼無知，懷其小義，疏於大綱。容門生再去勸他。”楊凌回嗔作喜道：“賢契之言甚為合理，有勞玉趾再往。”錢祿又到王雲府第來，王雲見了道：“年兄去而復返，姻事諒已回絕。”錢祿道：“再莫說起。非是弟不能與兄回絕。”遂將楊凌的說話又細述了一遍。王雲道：“楊老師亦為可笑。婚姻大事，成與不成，聽隨人願，豈有強逼之理。待小弟明日登門面辭。”錢祿聞言告別，回去復楊凌不題。

且說次早王雲乘轎到楊凌府中來，家人通報，王雲到廳上與楊凌敘禮坐下。王雲打一恭道：“昨蒙老師至愛，門生豈不樂從。奈門生有願在先，豈可昧心欺天。故不敢領教，望老師體察其情。若老師見責，門生則無容身之地矣。”楊凌笑道：“賢契甚為迂闊，日昨錢賢契來回復了，老夫並不來勉強賢契。老夫有女，何愁快婿，賢契放心。”王雲又打一恭道：“承老師見諒。”楊凌不復再言，師生兩個又談了些國政，王雲遂告辭回府不題。

楊凌見王雲去了，自覺好笑，進來與夢雲、英娘道：“汝二人終身造化，不想王雲是一個情種。”遂將他兩度卻婚之意說了一遍，楊凌就笑向夫人道：“必須要如此如此，難他一難方妙。”夫人聞言亦好笑，楊凌即將其計施行。

時在九月深秋，聚春園菊花正盛，千種秋芳不亞春時風景。楊凌吩咐管園的大開園門，縱放遊人玩賞，一時轟動長安人眾，遊玩的哪裏挨擠得開。卻說王雲日夕在署中納悶，想著真人的說話，未知何日可能得見，

祇管愁思。時有錦芳在傍，見王雲納悶，遂道：“老爺如此困倦，何不到聚春園一遊？”王雲道：“我亦有此意。但是遊人混雜，甚為不便。”錦芳道：“老爺要清靜，這有何難？

祇消小人去向管園的說了，將園門閉一日，不放遊人進去，明日老爺去遊玩便了。”王雲點首，錦芳竟到楊府，與管園的說下。這管園人是楊凌吩咐下的，次日竟將園門閉了，有人來遊玩的，祇說老爺園中宴客，暫閉一日。次日，王雲換了便服，帶了錦芳，就步行到聚春園來。錦芳上前扣門，管園的問道：“是誰？”錦芳答應道：“我家老爺來了。”管園的遂開了園門，王雲進去，祇見那園中果然好秋景，但見那：

飄飄簌簌丹楓落，疊疊森森竹樹林。
艷艷嬌嬌棠菊韻，蒼蒼翠翠柏松吟。
清清朗朗停臺雅，曲曲彎彎石徑深。
碧碧沉沉流水活，斑斑點點落花金。
淡淡濃濃牆上句，明明古古壁間琴。

門門院院呈佳氣，戶戶窗窗鎖綠陰。

王雲細觀園中景致幽然，一直竟到聚春園深處，又是雕欄曲徑，樹木陰陰，翠竹映於碧窗，白鶴唳於喬松。又見菊花千枝競秀，萬種呈芳。王雲觀之不足，就在菊花邊一塊假山上坐下玩賞。祇見裏面就走出一個小童，笑嘻嘻的手提著白銅茶壺一把，古瓷盅子一隻，走近前來，斟杯茶遞上道：“王老爺請茶。”王雲接茶在手，異香扑鼻，想道：“若非園主，焉有此茶？”遂問小童道：“這茶何人叫你送來的？”小童笑嘻嘻的道：“老爺，你是請茶，問他怎的？”王雲見小童說話蹊蹺，端的要問，小童道：“不瞞王老爺說，我家二位小姐瞞著老爺到園中遊玩，不知王老爺在此，是家小姐問及管園的方知，故遣小人送茶來，是盡園主之誼。”王雲見小童語言伶俐，甚喜，想道：“小姐命你送茶來，好生奇怪。楊老爺既曉得下官要到園中，怎肯又放女兒出來？這是擇婿未遂，將此動我心耳。”又問小童道：“你家老爺在哪裏？”小童道：“我家老爺今日在府中宴客。”王雲將壺香茗飲完，道：“小哥，借重你將茶杯收了回去，可致謝小姐。”這小童拿了茶壺，笑一笑，跑進去了。王雲起身想道：“楊老師不知何等樣兩個女兒，擅自送茶與我喫，甚覺可笑。待我進去偷覷他一眼，也無妨礙。不知可得看見？”依著小童的去徑，走到一廳中，上有一扁，三個大字乃是“悟雲堂”，兩壁詩畫都是古人名筆，又看到一首蘭詩，大驚道：“此詩乃是夢雲小姐贈我之蘭詩，並無他人曉得，如何錄貼此處？真為怪異！難道小姐落跡楊府不成？”心上疑疑惑惑，走出廳來，又往裏行，見一座高樓，畫梁雕斗，花牆曲曲，哪知裏面的菊花更比外盛些。王雲看了多時，反眼間見假山後綠樹陰中站著一位女子，頗有傾城之色，左右有二三侍婢。王雲細看一會，驚道：“這女子儀容分明是夢雲小姐，何能至此？意欲闖進去細認一認，想道：“倘然不是，如何使得？”正想之間，一個丫鬟看見王雲，遂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人偷看，我們進去罷。”那小姐不慌不忙，似花枝裊娜，轉秋波將王雲一視，上樓去了。那丫鬟走到門首道：“你是哪裏來的遊人，直闖到這個所在來？我家小姐在此，祇是張頭探腦，成何體統！若是不念斯文，叫你不得好回去，快些外面去，免得告訴老爺。”王雲被丫鬟搶白了幾句，無奈何祇得出來。纔轉身，

祇聽得樓上吟道：“空齋日落留明月，猶恐嫦娥誤少年。”王雲想道：“此句是我當年復夢雲小姐之句，楊小姐何以得知？我想面睹是實，其人真夢雲小姐無疑矣。且回府中，再作商議。”行至外邊，尋著錦芳道：“可喚轎來。”錦芳道：

“轎已在外面等候老爺。”王雲遂上轎回府，心中祇是不釋其疑，癡癡的想道：“夢雲小姐必然楊老師收得，故意來說親，云他有二女，許雙棲之事，自然一個是他女兒，一個是夢雲無疑。明日請錢、萬二兄去求婚，看他怎麼說。”主意已定，次日王雲差人去請了錢、萬二人來。敘禮畢，王雲道：“小弟今日請二位長兄來，非為別事，就是前日錢年兄所說楊老師家親事，小弟一時執性，未曾相允。近日聞得他

祇有一位令愛，那一位就是夢雲小姐，故此相懇二位年兄到楊府作伐。”錢祿道：“小弟前日來說，年兄祇是推三阻四，話已回絕，今番怎好去求他。年兄所言吳小姐在楊府，也恐人傳訛。他父兄在浙，何得他在楊府，其中還恐差錯。”王雲道：“年兄之論卻是，但是小弟訪得實在，敢勞二位年兄一往。成與不成，由他便了。”錢、萬二人道：“謹領年兄之命。若是好事不成，休要見責。”說罷，二人辭別王雲到楊府中來。

卻說楊凌見王雲不允親，故設此計，開園與人遊玩，引動王雲。知他是清高之士，必不與俗人並行，自然來遊園，管園家人亦是吩咐下的。料定王雲必有此遊，故將夢雲預藏園中，叫小童送茶，錄詩貼壁，使夢雲會面吟詩，打動王雲。英娘蹤跡不與其聞。誰知王雲竟中其計。當日夢雲在園中回來，言及王雲上計，楊凌喜道：“明日必有求親的來也。”

卻至次日，家人進來稟道：“啟上老爺，外邊錢、萬二位老爺有事求見。”楊凌已知為王雲親事而來，出廳敘禮坐下，萬鶴打一躬道：“前日，王年兄有難於老師，今日特著門生來，一則請罪，二則還求老師完全姻好。”楊凌正色道：“婚姻大事，豈可反復。日前老夫卻欲高攀，不料王賢契見卻，所以老夫就不敢相強。今日忽又言起，豈非出乎爾反乎爾。老夫也是在朝一老臣，豈肯與小儒播弄！”錢祿打一躬道：“門生有一言奉告：前日王雲過執，實有罪於老師，自然要來請罪了。但是王年兄言其中還有隱情，要求老師明示其由。”楊凌笑道：“並無一些隱情，賢契亦從其謬。”錢祿道：“門生卻也不知其細。據王年兄言，老師祇得一位令愛，那一位就是吳小姐。未識可有此事？”楊凌笑著道：“哪有此事？”萬鶴道：“若是果有此事，真真天下極美之事。”楊凌道：“言雖有因，祇是要二位賢契向王雲說，吳小姐卻是老夫收養，但是與小女在閨中同起居，竟成刎頸之交，誓願同歸一人。如王賢契不從，由他自便。”錢、萬二人道：“不料果有佳音。門生等聽王年兄之言，為莫須有之事，今卻是實，真乃天從人願，一不負老師擇婿之心，二來不負王年兄真誠之意。天公造下這樣美姻緣，王年兄哪有不從之理？祇是便宜了他。”又敘了收留夢雲的一番說話，二人遂起身來回復王雲。

卻說王雲眼巴巴望得二人回來，就急忙相問，他二人笑著作要王雲道：“楊老師雲並無此事，說年兄傳錯。”王雲見二人笑得有因，遂道：“二位年兄何必作要小弟，其實真假若何？”萬鶴道：“我說來祇是造化了年兄，吳小姐果是楊老師收留在府，與他令愛知契同心，誓嫁一郎。年兄若願雙棲，小弟們就去說，料想這樣美事天下也少，有何推託之理。”王雲聽說果是夢雲，喜之欲狂，說道：“就多楊小姐。”一番議論，這也無可奈何，當下祇得應允。錢、萬二人次日去回復，楊凌命王雲擇吉行聘。是日，行禮到楊府去，好不富麗，一邊就擇小春望日迎親，楊凌整備妝奩不題。

卻說聖上想起吳斌已今告假三年，著禮部抄詔，詔吳斌速速到京赴任。禮部領旨，著人星夜去詔。且說吳斌在家，甚得山水之趣，安享林泉之樂，有吳璧到科舉之期，偶患病在身，故未上京。一日，聖旨到來，開讀畢，方知欽詔進京復任，心中反為不樂，祇得就收拾起程，遂命家人僱好船隻，帶領家眷，一同次日登舟，沿途官員迎送，也不說途中風景，一日到京，已是十月初旬，原住於舊時府第。次早面聖，山呼已畢，謝恩出朝回來，拜望同僚。及至拜候楊凌，二人敘罷寒溫，楊凌道：“有件喜事，奉告老年兄。”吳斌道：“小弟何喜之有？”楊凌道：“令愛那年失去，小弟收留在舍，帶至京中。不料年兄又往南去，欲送到府中，又恐路途他變，弟欲與令愛覓一佳婿，一同送到府上，方成快事。不期令愛已曾受過王雲之聘，前日，小弟已經錯舉受過了大禮。”吳斌聞言大喜，遂打一躬道：“但不知年兄怎生得收養小女？”楊凌將臧新假扮盜搶去，神仙救送到庵，細說了一遍。吳斌大怒道：“臧瑛之子有這等獸行的事，年兄何不上他一本？”楊凌道：“小弟頗有此意，是令愛勸免，恐聖上聞知，又惹風波，所以待後。”吳斌聞言點首道：“小女可在後堂？”楊凌遂喚侍婢，請吳小姐出來，丫鬟領命來請。夢雲聞言父親在外，喜從天降，就三步做兩步移，急忙來到前廳，拜見父親。父女二人悲喜交集，吳斌道：“為父的祇道與兒無會期了，誰知還能相見，可稱萬幸！”夢雲道：“孩兒久離膝下，使父母懸念，是孩兒之罪。家中母親、兄弟俱各好麼？”吳斌道：“你母與哥哥、兄弟俱一同在京。”夢雲道：“如此，孩兒就要去看母親。”楊凌道：“真乃天性。”遂叫家人將轎來送吳小姐，家人領命。夢雲進內別了楊夫人和英娘，出來又別楊凌，上轎去看母親不題。

楊凌又向吳斌道：“令愛於歸將近，自然在府上出閣了。所有妝奩衣飾，小弟俱已齊備，不消年兄費心。”吳斌道：“小女於年兄

載養膳之恩，尚未報答，怎敢再領妝奩？”楊凌道：“年兄不必過謙。王雲所來之禮，係小弟收受，些些薄奩。何足介意。”吳斌道：“年兄所言小女已受過王雲之聘，可是征寇得功的王雲麼？”楊凌道：“正是。”吳斌道：“從前受聘，小弟卻倒不知。”楊凌遂接口道：“此言出於令愛。”吳斌想起吳璧曾言請過王雲坐西席，那時在府私與夢雲訂約，亦未可知。遂自轉口道：“是小弟出使外國之時，舍下受聘的。”楊凌曉得吳斌是遮掩，亦不再言，吳斌遂就謝別楊凌回來。

有夢雲到府，夫人見了，渾如夢裏，母女二人抱頭大哭。夫人道：“我兒一向卻在何方，使做娘的碎心終日？”夢雲道：“孩兒自被盜劫去。以至母親傷懷。”遂將始末根由細述一遍，夫人甚喜。夢雲遂與兄嫂相見畢，獨不見繡珠，問夫人道：“母親，繡珠因何不見？”夫人垂淚道：“繡珠死於非命，是那年孩兒被盜劫去，料你必死，他也投江而死。”夢雲聞言，傷感不已。

少頃，吳斌回來，向夫人道：“夢雲孩兒祇道今生不能得見，誰知倒有好處安身，豈可測料。”夫人道：“此是神天保佑。”吳斌道：“楊凌已將夢雲孩兒許配王雲，就在本月望日迎娶。”夫人驚道：“老楊為何如此猛浪？雖然是承他收留，到底是我家女兒，要擇配人，也該預先送個信來，如今知道他配與何等樣人？況且妝奩無備。”吳斌道：“夫人不必驚慌，諒楊凌擇婿無差，孩兒所配之婚，出於孩兒之口。”夫人道：“王雲官居何職？”吳斌道：“他是平南侯兼理兵部尚書事，說來夫人也該曉得，向年大孩兒請來訓文郎的先生，就是他。”夫人喜道：“原來就是這個王雲，真真也是天緣。當年原有此心，因見他落魄之際，未曾言及，今日天從人願。就是妝奩措手不及。”吳斌道：“不勞夫人費心，楊凌俱已齊備。”

不題吳府中之事，且說王雲知吳斌欽詔進京，吉期在即，不得不去一拜。是日來至吳府，家人通報，吳斌出來接到廳，道：“老夫應當奉拜，因聞楊年兄言已聘小女，故敢斗膽。”王雲道：“岳父大人請上，小婿有一拜。”吳斌道：“不消，常禮為妙。”王雲從命，揖罷坐下，茶畢，王雲打一恭道：“小婿未曾面請大人，因令愛寄居楊老師府中，故此過聘楊府，兼他令愛亦要同歸，所以小婿罪深無地，望大人寬恕。”吳斌看王雲之相貌，儼似向年記室雲生，此時不好就問。因答道：“賢婿不棄蓬門，小女得託絲蘿，老夫沾光多矣。”王雲道：“二位舅翁何不請來相見？”吳斌道：“大小兒適出拜客未回，向年大小兒所請西席，可就是賢契麼？”王雲道：“正是小婿。目今二令郎文才自然大進。”吳斌道：“年幼無知，也算不得甚麼。”遂喚家人請出二相公來，相見了先生。家人領命，遂請那吳珍到廳拜見，王雲挽起揖罷，坐於下首。王雲見吳珍長成，相貌端方，向吳斌道：“二令郎真是少年英俊，他年一定是紫衣之客。”吳斌道：“蠢子豈能有望。老夫有一敝友，亦是貴縣人氏，姓雲名章，賢婿可曾會過？”王雲打一躬道：“向年在府記室雲生，就是小婿改名。”吳斌聞言笑道：“老夫想來天下哪有這般相像的！請教為何移名改姓，進身記室？乞試言之。”王雲道：“《詩》云：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’小婿在蘇。因遇令愛小姐，故此託為記室，後又引為西席，皆為小姐姻事，並後令愛失去，使小婿馳於四方，無意功名，豈料天緣有在，皆因兒女之情，祈大人見諒。”吳斌道：“老夫尚在夢中。”王雲要請見夫人，吳斌道：“在後少不得要相見，今日無暇。”王雲遂辭別回府，打點親迎之事。

且說聖上聞得王雲親迎，欽賜金蓮寶炬，彩緞黃金。在朝大小官員，無有不來趨奉，到了那日，楊府送來妝奩，十分富麗，人人欽羨。次日十五，王雲命備兩隊役人職事，新轎件件皆雙。王雲不便自己迎親，就請了錢、萬二人來迎親，役人起程，笙簫鼓樂，花炮連聲，二路分開。一起役人到吳府，卻是錢祿迎親。吳斌迎入，敘禮畢，錢祿打一躬道：“令婿命小侄致意老年伯，本該親到，因是兩宅不便。凡有不到處，望乞海涵。”吳斌道：“豈敢。”少頃，排下席面，相邀入座，錢祿飲酒不題。內庭夫人打點夢雲上轎，俱悲喜交集。夢雲道：“孩兒受母親劬勞撫養，一旦竟離膝下。”說罷大哭，夫人亦哭，說道：“我兒不必悲傷，相會有期。孩兒也是聰慧之人，餘言無可囑咐。”正說之間，簫歌合奏，儂相已請新人，夢雲拜別父母、兄嫂，吳斌抱他上轎，一片樂聲，役人簇擁起身，吳璧相送不題。

卻說萬鶴到楊府中來，楊凌迎接到廳，敘禮畢，遂就坐席不題。卻說英娘垂淚拜別了繼父母，抱上花轎。楊凌親自隨送，卻好兩處新轎一齊進府。那王雲在京卻無多親，惟有鄭天昆新任刑部侍郎，請他夫妻二人在府中，又請了幾位在朝元老，幾個同年，以作陪客。眾人遂將楊凌、吳璧迎入，各各敘禮畢，然後儂相請兩位新人出轎，二女一男參拜天地祖先，後拜親長畢，纔入洞房，夫妻交拜，已成合巹之歡。正是：

翠繞珠圍，看鴛鴦對半，花燭交輝。屏開孔雀，雙女於歸，香煙透戶扉。齊奏合歡會，有笙簫鼓樂相催。成合巹，似仙娥滴滴，羞舉霞杯。今宵團圓明月，赴繡帳春風，玉貌微微。笑向銀燈，佳人遂願，可喜才郎相依。寫鴛箋綾錦，都勾去從前是非。好佳期，一窗瑞彩，郁郁蘭飛。

調寄《春從天上來》

王雲見二位新人挑去羞巾，隱隱飛光，心中暗喜。祇因兩個佳人低垂粉頸，故此看不出英娘來。少頃，外面來請陪宴，王雲遂到外陪客，眾親友俱各暢飲，至晚方散。王雲待是事已畢，纔進房去。丫鬟們見老爺進來，遂擺下酒席，他夫妻三人坐下飲酒。王雲見二位新人嬌羞，遂挑夢雲道：“下官自遇小姐之後，不知幾遭顛沛，今齊得遂平生之願，亦出於意外。未知小姐如何得遇楊老師收留？望小姐少施片言。”夢雲含羞答道：“妾身蒙君不棄，已結絲蘿之好。後因家君出使，伯父接我們上京，不料中途遭賊子滅新之變，假扮強盜，劫搶妾身。幸得真人救免，送妾到姑蘇慧空庵中住下，訪君春闈不弟，音信無蹤。幸得楊年伯母到庵進香，道其緣由，帶妾進京。祇說交還父母，不料家父母又已南返，故此纔留楊府。”王雲道：“天下有這等奇怪之事！向年慧空云至我郡，下官為他無意之談，今卻果然。向年有一老道：付下官偈言一首，誰知句句皆應，俱是此人救我夫婦。未知日後再可能會著？滅新作惡，明日一定要上他父子一本，方消昔日之仇。”王雲說罷，遂取出向來綾帕，交與夢雲道：“這是小姐的綾帕在此，下官之帕何在？”夢雲道：“君之帕因妾與楊小姐賞玩，據楊小姐云，‘此帕是小妹之物’，物各遇主，竟自拿去。今幸楊小姐當面，君自索之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有此理？”英娘見王雲不認得，遂抬頭說道：“家君年邁，作事多訛，君家既有前聘，何須急圖富貴，今日為人所棄！”王雲聞言大驚，細看楊小姐舉止音容，宛如山寨英娘，越看越象，遂道：“楊小姐不必藏頭露尾，據下官看來，好似山寨英娘。”英娘笑道：“君以妾為誰則誰？”王雲又細看道：“這有何疑，下官好僥幸也！”添得滿面笑容，向英娘道：“望小姐恕下官不知之罪。”英娘道：“好說。”王雲道：“楊老師就明說與我便是，何必如此難我。”夢雲笑道：“君惜自怨，不想昔日以綾帕哄妾，至有楊年伯今日愚君。”王雲遂笑問英娘道：“小姐怎麼得到楊府，請道其詳。”英娘道：“滕武逼嫁，妾身不從，逃下山來，何奈鞋弓襪小，難以行走。正在訴苦無門，幸遇真人指路，得蒙繼父救歸。就是香珠無下落，放心不下。前日君臨山寨，可曾見他？”王雲道：“香珠真乃是義女，因滕賊勸問小姐下山的緣由，他受刑不起，竟肝膽觸石而亡。”英娘聞香珠已喪，不勝心酸，就垂下兩行清淚。這夢雲亦打動想繡珠的心腸，不由得也淚下香腮，王雲道：“楊小姐因歎香珠下淚，吳小姐是何故？”夢雲道：“繡珠丫鬟為我被劫，身赴江中，死於非命。聞腸其懷

，故亦傷感。”王雲聞言，歎之不已，道：“記憶二妹之情，言猶宛然在耳，何得兩個大媒人，今宵一個無存！老天真無情耶？”英娘聞言，反笑將起來。眾侍婢稟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請老爺、小姐安寢。”王雲即便起身，侍女撤了一個盤，英娘遂取出綾帕、玉魚，叫丫鬟送與王雲，就往臥房去睡。當夜王雲就在夢雲房中安歇，說不盡此夜恩愛千般，綢繆似漆，不啻是神仙境界。正是：

風流翡翠效鴛鴦，往日情懷此日忘。

月照海棠嬌不勝，曉來無力對鸞妝。

王雲一夜濃情，不覺金雞三唱，起來入朝謝恩，轉來又至吳府謝親。復身到楊府，楊凌迎入，王雲請楊夫人同拜。謝畢坐下，楊凌道：“賢契富貴極矣，妻以人間二美，位居極品，真稱快事。惟有小女，絲蘿雖在勉強，幸勿棄之。”王雲笑打一躬道：“英娘那知也蒙大人恩養。”楊凌大笑道：“此乃真真夙世姻緣，豈能勉強。老夫若實實說出，就稱不得奇緣佳遇了。”又道：“目今臧瑛在朝為禍，向年他子又扮盜劫搶令夫人，大關風化。老夫幾欲上本，被令夫人勸止。今賢契姻事得諧，明早老夫有本參他，賢契可同上一本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婿正有此意。”說罷告辭回府，就修成奏章，次早好上。是夜，王雲就在英娘房中，見英娘在燈下卸妝，觀之欲狂，戲道：“夫人可記向年在山寨之情？樂哉今夕！”英娘道：“非昔日之守，今日何如？”王雲遂擁英娘共入羅幃，英娘此刻嬌羞滿面，王雲偏會溫存，二人竟成鸞鳳之交，嬌聲百轉，極盡人間之樂。正是：

多情多愛兩風流，夙世姻緣今世酬。

錦帳鸞連理樹，遺紅猩點耐嬌羞。

說不盡他夫妻二人一夜恩愛，又是早朝時候，王雲起身上殿，遇著楊凌，一同面聖，與百官山呼已畢，黃門官唱道：“有事奏來，無事退班！”內有楊凌、王雲二人出班執簡，俯伏金階奏道：“臣兵科給事楊凌有奏章，冒瀆聖躬。”王雲亦奏道：“臣平南侯署理兵部尚書王雲有奏章，冒瀆天顏。”黃門官接本傳與侍衛，鋪於龍案，聖上細細閱過一遍，見所奏者盡是臧瑛的過犯，賣官鬻爵，縱子淫人妻女，江中扮盜劫搶王雲命婦，見二本皆同，龍顏大怒，遂批道：“臧瑛欺誑朕躬，本該斬首，朕姑念老臣，罪減二等，削職為民，永不復用。父子著刑部各杖八十，家財籍沒，散與受累之民，同妻孥發邊遠充軍。楊凌為官清正，朕特簡工部尚書。王雲追封三代，新娶妻吳氏封一品正夫人，楊氏一品亞夫人。”楊凌同王雲謝恩出朝。聖上有了旨下，校尉立刻就拿臧瑛父子至刑部牢中，星夜又差人到浙江去拿家屬到京，將臧瑛父子杖過，發解起程。今日夫妻父子一旦如此情狀，歎他往日英雄何在。被解子催趨起程，望邊外進發。正是：

人心一舉鬼神知，奸險徒然富貴時。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

滿朝文武見臧氏削職，俱各暢快。王雲在府有二美作樂不題。

卻說白從、刁奉見臧瑛事敗，遂盜了許多古玩器皿之類，竟自逃回南來。二人也不回原籍，就在鎮江府賃下房子。將所盜臧氏之物，二人竟開了一個古玩舖，十分有興。正所為光陰似箭。一日，端陽佳節，京口龍舟大盛。刁、白二人僱下小舟一隻，往江中看賞龍舟。二人正看之際，見右邊一隻漁舟內有一個女子，生得嬌媚動人。他二人看見，眼不轉睛，祇是相那女子，那女子見人看得厭煩，遂坐下艙去。白從向刁奉道：“我們賣古玩不如做這個生意好。”刁奉問道：“白兄，又有甚麼生意好做？”白從笑道：“方纔那女子，若能騙到淮陽去一賣，豈非一主大財？”刁奉道：“你又來胡想了。想這女子出落漁舟，往來不定，怎麼騙得他動？”白從道：“你不知道：這隻漁船上這個老兒，每日在街上賣魚，難道你不在意麼？”刁奉拍手笑道：“妙極！不想這樣一個老兒，倒生花枝般的一個女兒，莫非是拐來的？”白從道：“那也不管他，我們祇要騙得到手就是。”刁奉道：“既有定止，怕他走上天去不成！”二人看了龍舟遂回去，定計要騙不題。

且說這漁舟女子，你道是誰？就是繡珠。自從那年跟著老漁翁飄泊江湖，打魚為活。這老漁見繡珠聰明，欲與擇婿，見繡珠執意不允，也就丟開。這老漁又打了些魚蝦之類，又到京口街上去賣，巧巧從白從店前過。白從看見老漁，便叫道：“拿魚來！”老漁聽得要魚，就提著進店問道：“相公要甚麼魚？”白從道：“你這些魚我總要你的，該多少銀子？”老漁道：“這些魚祇賣二錢銀子。”白從道：“二錢銀子卻不多。你這老人家偌大年紀，還上街賣魚，何不叫你令郎來賣？”老漁歎道：“相公，我老兒連女兒也無，哪裏來的兒子？”——所以老漁是個老實人，不識引誘之言。——白從道：“我聽見人說你船上有個女兒，怎麼說沒有？”老漁道：“這是我承繼的一個女兒，算得甚麼數？”白從笑道：“這句話有些荒唐，哪有個女兒肯承繼與你？”老漁道：“相公料事無差，卻是小老兒在江中打魚救起來的。”白從假意驚道：“大江之中，哪裏來的女子？”老漁道：“這女子本是武林吳府中之婢子，叫做繡珠，同著他家夫人、小姐上京，在江被了盜，因不見了小姐，此女亦投江自死。也是他陽數不絕，隨流推至船邊，被我救起來，認我為父的。”白從聞得此言，滿心歡喜，遂稱了二錢銀子，打發老漁回去訖。少頃，刁奉在城中回來，見白從笑容滿面，遂問道：“白兄這般光景，必有個巧事。”白從道：“並無別的巧事，就是前漁舟上的心事，我已打聽著實了，誰知就是吳文勛家的婢女，是那年投江的，豈不是機會？”刁奉道：“有這等巧事？是便是了，但何謀可就？”白從道：“祇消如此如此，大事濟矣。”刁奉聞言，口稱妙計。

不說二人定計行事，且說繡珠在舟中思想小姐，自料今生未必有相見之期。正在那裏垂淚，祇見一隻快船搖近船來，一個男子道：“呀，繡珠姐原來在這裏，叫我們那裏不尋到。”又有一婆子道：“這個就是繡珠姐麼？”男子道：“正是。”這婆子道：“夢雲小姐已經於歸王雲老爺了，訪得姐姐被漁舟救養，今泊舟在此，命我同趙大哥來尋你，一連尋問這幾日，全無下落，不期今日遇巧。繡珠姐可過船來。”繡珠聞言，歡喜無及，道：“小姐在那裏？”這人道：“前面。”繡珠道：“少緩，待我繼父來，說聲好去。”婆子道：“王老爺的船泊在京口，尚還不開。姐姐去了，等他來便了。”

祇因繡珠要見小姐心重，一時被惑，竟過船來。搖動雙櫓，直望淮揚進發，繡珠在舟中猛然想起來，道：“罷了罷了，我又墜入人計中了！小姐不知在何處，怎得就叫人到江中來尋我？就來尋我，難道一個熟人也沒有？今事已至此，祇好由命。”不半日，就到了揚州，就將船泊了。你道此船卻是何人？就是白從、刁奉設下此計，刁奉無鬚，假扮婦人，二人哄繡珠來，要賣在揚州院中，白從就上岸到院中來會龜兒，講定身價銀一百二十兩，遂寫了文契，即著小轎到船上抬人。繡珠看見轎來，遂問道：“你們說小姐船就泊此間，為何行了半日還不見，又停在這裏？”白從道：“姐姐，王老爺同小姐賃了房子，住在這裏，這轎就是來接你的。”繡珠半信不信，祇得上轎，一直抬至院中。出了轎，龜兒看見繡珠生得標致，喜歡不了。繡珠見此光景不好，就問道：“小姐在哪裏？”龜兒笑道：“哪有甚麼小姐！方纔這是兩個鎮江人，將你賣在我院中了，難道你不認得他麼？自今以後，要從我院中規矩。若受我使罷，若不受我，就

要受責。”繡珠聞言，大哭不已，道：“奴是清白之女，豈肯身入煙花？寧死不從！”遂就尋死覓活。鴛兒因他初來，不輕自動刑，晚間叫幾個姊妹們來相勸，以此又將月餘的光景，鴛兒叫繡珠接客，繡珠全然不睬。鴛兒那時性發，將皮鞭終日敲打，繡珠哭告道：“任你打死，我身不辱。”這鴛兒打得也無興了，祇得停止。

卻說白從、刁奉賣了銀子，仍回京口生理不題。

卻說老漁那日賣魚回來至船中，不見繡珠，老漁連叫數聲“女兒”，不見有人答應，前後艙內尋也不見，大驚道：“我女兒哪裏去了？”所問鄰船，俱言不知。老漁垂淚測料，道：“若是被人拐了去，諒來拐他不動。若是跟人逃走，我看此女卻又不是這等人，一定還是投江死了。”這老漁不見了繡珠，終日悲傷，無個月之間，一病身亡。眾漁船見他無兒無女，就將他船換了棺木，殮埋了老漁不題。

卻說錢祿在京候選，巧巧江都刺史任亡，王雲代他力荐，聖上喜允，就點為揚州刺史，刻日起程赴任。錢祿謝過聖恩，又謝別了王雲並眾同年，起程南下，命大船在後緩行，自坐小舟，先往江都私行察訪民情。一日行到陳家院前，龜子認是嫖客，忙忙的道：“請相公裏面奉茶。”錢祿曉得是個大院，遂走到裏面，見多少妖嬈脂粉的女子上前來，你扯我拽，奉茶的奉茶，甚為熟識，怪不得富家子弟迷戀其中。錢祿坐下，問長問短，講了一會兒。少頃，鴛兒出來，見了錢祿，便問道：“相公尊姓大名？貴處是哪裏？”錢祿不便說出真名實姓，遂說假姓名道：“我姓趙名和，浙省人氏。”鴛兒道：“有何貴幹到敝府來？”錢祿道：“一則到此置些貨物，二來久慕青樓名地，特來一訪。”鴛兒聽說是買貨客商，就滿面堆下笑來，道：“趙相公，老嫗這裏粉頭也有幾個，聽憑相公選愛。”正說話之間，隱隱聽得哭聲，甚是慘淒，遂問鴛兒道：“緣何有悲泣之聲？”鴛兒答道：“實不瞞相公說，近日因新買了一個粉頭，倒有幾分姿色。不料這丫頭性僻，不依我院中的形景，不肯接客，終日啼哭。今相公到此，或者有些緣分，梳籠了我這女兒罷。”錢祿道：“他寧死不從，何以使得？”又想到：“其女必是良家之女，埋沒煙花，待我前去看來。”遂向鴛兒道：“媽媽，可帶小生一見如何？”鴛兒聞言喜道：“老嫗是樂從，但是這丫頭見了人就要尋死拼命，除非相公一人自去。若見相公這樣風流品格，看上了也不可不知。”錢祿依言，鴛兒引路到廂樓前，叫了這幾個做伴的下來，錢祿自己度上樓去。祇因錢祿這一會繡珠，有分教：賊子無邊之禍，青衣萬分之緣。正是：

禍福無門本自招，蒼天數定豈相饒。

他年義女成連理，不負青衣身赴潮。

畢竟錢祿來看繡珠，怎生說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